



▲付琦現在已找到做老師感覺，面對一百多人的課堂，亦能遊刃有餘

學生反應良好添工作動力 付琦科大執教傾囊相授

作為較早期的赴港內地生，付琦已經留港九年。在香港的九年時間裡，她經歷了從學生學習到做科研、從學生到教師的重大轉變，每次轉變都會讓她倍感艱難，可穿越難關後，她總能領略到人生又一程絕妙風光。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付琦就讀於華中理工大學（現為華中科技大學）控制科學與工程專業，並憑着出色的成績免試保送讀該校研究生。

研究生畢業後，付琦本打算申請到美國繼續深造，不巧遇上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美國簽證很難拿到。出國不成，她選擇到科大攻讀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博士。談起往事，她笑言，有時候命運就是一念之差的事。

從專注於學習的學生到獨立做科研的博士研究生，付琦坦言，這個轉變異常艱難。本科生與碩士研究生時主要學習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博士研究生時期則必須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獨立鑽研並探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一開始她對這個轉變束手無措，她感慨道：「就像走在茫茫黑夜裡，不知道前進方向，感到從未有過的迷茫。」

贏美大學博士論文賽冠軍

面對艱難的過渡，有人選擇放棄或改讀碩士，可是付琦不給自己退路，艱難而堅定地前行。所幸遇上良師，不斷給予她幫助與指導，慢慢地，她逐漸找到方向，研究也順利進入軌道。博士研究生期間，她成績優秀，擔任助教獲得助教獎勵，並於二〇〇六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舉行的博士論文開題比賽中拿到第一名。

二〇〇七年畢業後，付琦變身科大的教師，由學生到老師，她迎來人生又一次轉變。作為一個內向、文靜的女孩，突然之間要站上大學講壇面對數十個學生講課，她坦言這對於自己來說是極大的挑戰。

學校對於新晉教師並無專門的培訓，她必須獨自探索手執教鞭的訣竅。每周兩次課，她必須花費一個星期的時間全力以赴地準備，可即使用盡所有課下時間備課，上課時仍免不了緊張。

第一個學期結束看到學生的反饋，付琦稱簡直想哭，她的反饋成績不太理想。回看當時的成績，如今的她覺得坦然：「其實這樣的成績對於一個新教師來說是正常的」，可是當時的她卻感到深深的挫敗。她不斷學習，不斷探索，經過努力，第二學期有顯著提高。

初執教鞭的第一年，她幾乎花了所有的時間學習如何成爲一個教師，無暇旁顧，讀博士期間的研究成果都沒有時間整理，所以第二年，她到理工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專心整理並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二〇〇九年，付琦重回科大，擔任客座助理教授，教授工程管理、服務業經營管理等課程。她表示，自己已經慢慢找到做老師的感覺，如今站上講壇面對一百多人的課堂，亦能遊刃有餘。學生的反饋情況亦良好，「講課很有激情」，「準備充分」，「課堂生動有趣」……學生的評價更讓她備受鼓舞，增添工作動力。

付琦感言，希望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營造有利於學生學習的氛圍，真正教給學生有用的東西。

王力拓

內地生變香港大學招生主任

談選拔收生竅門

自一九九八年開放內地收生開始，一批批內地高考尖子入讀本港大學，繼之而來研究生。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研究報告稱，由於香港優秀的研究與教育環境，教育行業成爲衆多內地生的選擇。這批來自內地的教育工作者通過教育途徑踏入香港，並借助教育平台扎根於此，服務香港。從到此留學發展至此住下，他們尋夢香港的途中，始終縈繞着教育情懷。

實習記者 陳佳敏

香港大學今年內地收生成果豐碩，錄取大批內地尖子，包括十七名各省市狀元。現任港大內地招生主任王力拓，當年是內地生之一。身份改變，從被選拔的考生變身選拔工作的執行者，他深感港大收生程序公平而合理，希望通過踏實認真工作，幫助更多有志於香港求學的內地生入讀港大。

二〇〇五年，聽聞香港是一個「學習自由、規矩清楚」的地方，「守規矩」的乖學生王力拓選擇入讀港大社會科學院，渴望藉此接觸一個更大的世界。在校期間，他除了幫助教授做研究之外，還積極參與學校中國事務處的工作。本科畢業後，由於熟習中國事務處的工作，同時兼具內

地與香港兩地的生活經驗，留戀校園生活的王力拓順理成章留在該部門工作，主要負責港大在內地的推廣及收生工作，其中每年的內地收生是重頭戲。

稱港大招生程序公平

五年前作爲應考學生忐忑不安接受面試，如今作爲工作人員執行選拔工作，王力拓笑言：「彷彿是從面紗前走到面紗後。」撥開「面紗」，摸清整個收生過程，他表示，高考成绩加上面試的選拔機制既能兼顧考生學習能力與綜合素質的考核，同時也能杜絕舞弊、走後門等情況，公平而合理的選拔機制讓自己更添工作動力。

王力拓坦言，內地背景對他的工

作幫助不少。熟悉內地的思維方式與語言習慣，讓他在工作中能暢通無阻地溝通；同時，作爲過來人，當內地新生遇到難題時，他亦能現身說法，給出切合實際的建議。

近年，香港高校與北大、清華爭奪內地狀元的現象愈演愈烈。對此，王力拓坦然看待。他認爲，狀元固然優秀，但是第二名、第三名名列前茅的人同樣厲害，雖然收生時會關注高分學生，可是選拔是公平公正的，即使是狀元也不會特別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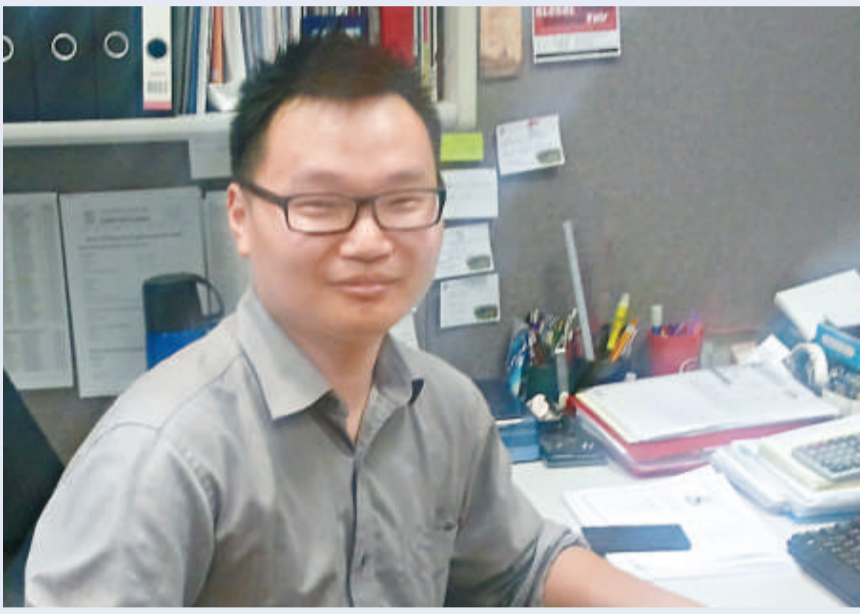
以過來人助內地生

對比兩地工作環境的差異，王力拓表示，香港人拚搏的工作態度與團隊工作精神讓其感受頗深。他解釋道，工作中常常以項目團隊形式合力工作，同事之間根據特長分工合作，整個團隊一起同甘共苦，全力以赴完成任務。比如有時工作中同事意外生病，其他人會毫無怨言幫忙分攤工作、高度配合、加班加點趕在 deadline（死線）之前完成工作。

他說，工作一年下來，自己在工作能力、溝通技巧等各方面均有提高，上司對於工作與生活的關心也令其頗感窩心。

畢業之初，選擇就業讓王力拓留學澳洲的計劃暫時擱淺。他說，留學計劃仍未放棄，希望工作幾年，積累工作經驗之後再啓程。

目前，王力拓表示，會「憑良心做好工作」，但求問心無愧。站在學制改革的關口，明年開始推行的新學制會給工作帶來新的調整與挑戰，他說，會踏實工作應對挑戰，同時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讓更多有志於到香港求學的內地生來到港大，並在此度過無怨無悔的大學生涯。



▲王力拓深感港大收生程序公平而合理，希望通過踏實認真工作，幫助更多有志來港求學的內地生入讀港大

「入鄉隨俗」授港生普通話

陳鑫指兩地教學方式差異大

四川女孩陳鑫熱愛對外漢語專業，在內地完成本科教育後赴港修讀研究生課程。目前已與一家香港學校簽約，從事普通話教學。她表示，自己不只教語言，更教文化，希望所教的香港學生都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

兩年前，陳鑫在四川大學讀完對外漢語專業後，申請到香港教育學院繼續該專業的深造。對比兩地對同一專業的教學方式，她直言差異甚大。她解釋，內地教學注重理論，常常需要在考試之前獨自苦讀大塊頭的專業教科書，而部分知識其實考完即忘，真正掌握的不多。而香港的教學實踐性強，所學課程涉及對外漢語聽說讀寫的具體技巧，能直接投入實際運用。此外，學院還爲該專業每位學生安排國外實習，鍛煉專業技能。

婉拒韓公司邀請

今年初在韓國水原大學的實習生活不僅讓她積累專業經驗，更爲其帶來留韓工作的機會。當時她被安排在該校中文系教大二生中文課，工作中與學生互動、與同事的專業探討等讓她切身體驗對外漢語的實際工作，也更加堅定她從

事該專業的信心。實習結束，水原大學有意讓陳鑫留任，三星公司也表示可提供工作機會，但由於對韓國生活不適應，她暫時拒絕。

陳鑫已經完成教院的學業，目前是玫瑰崗學校學前班的普通話教師。開學在即，她說，已經認真學習過香港教學法令，尤其對兩地有差異之處格外留意，比如在香港明令禁止罰站等體罰行爲，而在內地則未有明確規定。她還表示，教學方式也將會「入鄉隨俗」，採用玩遊戲等生動活潑的方式教學，寓教於樂，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她坦言，內地的成長經歷對其從事普通話教學具有決定性的幫助作用，同時，內地、香港兩地的學習經歷令其兼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及實踐能力。言談間，她充滿對「做好呢份工」的自信。

儘管香港學校推廣普通話已有十幾年，可是大部分港人說普通話帶有「香港腔」，而讓所教學生都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是陳鑫的夢想。她說，語言只是教學的一部分，希望借此讓港生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增強「我是中國人」的意識，讓學生、家長意識到普通話與英文一樣重要。



▲陳鑫在韓國水原大學與學生合影，第二排中間爲陳鑫

天城景

另類逍遙

這裡雖沒有高床，但有軟枕；這裡雖沒有私隱，卻勝在空間足夠。這裡有的，全是天然的、免費的……

我用汪洋大海沐浴、我感受來自海港的微風、白天陽光充裕、晚間光管長照；更重要的是，這裡二十四小時，全天候人來人往……

我，不慙寂寞。

你說，香港遍地黃金，盡是富翁；我說，我才是真正的「地產霸權」。

你用千金買四面牆，繳盡無數的水費、電費、差餉和管理費，換來的卻是滿臉愁容。而我不費吹灰之力，應有盡有，生活得輕鬆自在。

今日香港，國際之都、金融中心、百業興隆，更遑論那爛爛的樓市……

要「人人有屋住」，有難度嗎？

本報記者 黃洋港（圖）
黃芷慧（文）



請勿離席敬酒

曹宏威

中央有領導來港，港府在接待安排時，大抵離不開一道宴會，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其他政要都是座上客，恭逢盛會。這次副總理李克強送香港大禮，第二個晚上，也有這個節目。席上李克強和曾蔭權都有發言，在我印象中，兩者發言時間相若；副總理的講話，雖然時間不長，但言簡意賅，自能迅速上菜，頗合香港生活節奏。

我坐在主賓大圓桌的外二環。本席的主人是特區政府的局長陳家強，他曾是象牙塔人；加上港大校長徐之，坐在陳的對面。我自己選了一個中間落墨的位置，不管對面是誰了，也不好隔桌對話。既然半弧展開，陳左徐右還有我，似乎同聲同氣的多，自不感寂寞；這樣容易兼聽則明，亦一樂也，哈哈。我沒敬酒，有空還是放眼四溜，特別注意到宴會席上，每桌都有一份提示，是菜單之外的特別警語，字數不多，可惜沒抄下來，主要內容是「請勿離席敬酒」。我對這提示特別好感。

在內地飲宴，那怕是首長、部長、省長、市長、局長，無分上下彼此，離席（過抬）舉杯敬酒的風氣實在太可怕。自己作爲代表成員，不好次次落荒、不隨大隊去向大家敬一次酒似乎說不過去。但是，開席前，主客代表不是老早就已祝過酒嗎？所謂離席敬酒，一定不會只有一

一來一往是兩次；況且，風氣所及，促成中央、省級、市級和陪隊各自成一個單位，加上獻殷勤的個別好酒客，都找空檔投入這種車輪戰的敬酒大行動中，往往一道菜未吃完，背後就有輪番勸酒客出現，真叫人吃不消。

有人告訴我，這是中國人的好客之道；又有人告訴我，新加坡人只舉一次杯，其後是你喝我的。我不算沒酒量，但懷疑這種敬酒沒有多大好客的意思，試問西方人自斟自飲，難道就是無禮嗎？非也吧。大家不是都說，喝了酒，人就打破隔膜，說錯別怪、暢所欲言了。我估計內地人的敬酒是爲了拉關係。若是，則爲什麼要拉關係和被人拉關係，不是值得探討的嚴肅問題嗎？

那張提示好像多次在這種港府場合出現過。我席上的陳家強笑着說，他要是離席勸酒回來才看到，以後就當守規矩吧。對面的徐校長打趣搭訕說，我面前的提示牌已隨瑪利搖盤轉過了隔鄰座位，所以是看不到啦！他們兩位教書一定很有趣，我是夾在中間的第三個象牙塔人，不表態，只願喝白開水。

中央給香港送的禮的確不少。雖然香港這張宴會提示「請勿離席敬酒」，原意可能只是方便保安工作，不過長毛、黃狗，都早已走了過場、失去蹤影，仍不見將它移去，卻意外地發揮降滅飛揚的拚酒狂熱潮，效果不錯。如果這做法也能對內地的離席敬酒產生降溫作用，這將是香港回贈中央的禮物，其大恐怕莫與可比！

（作者電郵：tsoww@tsoww.com）